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7

成人儿童化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浅析《小小花园》爆红的深层次因素

吴其南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2023年年中,一个幼儿园老师教念儿歌《小小花园》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红,被卷入这次潮流的并非儿童而是成人——一种或可被称为“儿童化成人”的群体。这个群体是网络临时联络起来的;能将这些人联络成一个群体的纽带主要是趣味、娱乐、身体快感;这个群体看似无形却颇有力量,看似狂放不羁又容易被引导。过去从文化上人群可划分为文盲、“儿童”(有文化但文化不多的人)、成人三个层次。随着教育普及化,文盲率得以大幅度降低,文盲成了“儿童化的成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儿童化的成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后,就会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反映在网络上,形成潮流,甚至左右潮流发展的方向,使文化有时朝低俗的方向发展,导致社会文化高地的陷落,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长大成人”就是从没有文化、文化少的人变成有文化、文化多的人。如果文化环境不是健康的,孩子就无法“长大”。因此,儿歌《小小花园》在网上的爆红,对儿童成长以及儿童文学发展并不值得给予赞誉,相反还需要警惕。

关键词: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成人的儿童化

中图分类号:I207.8;C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44-06

2023年五一节前后,一个幼儿园老师教念儿歌的视频突然爆红,一不小心,将五一劳动节过成了六一儿童节。这首儿歌的名字叫《小小花园》。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1]

这首童谣开始是杭州一名网络账号为“毛葱小姐(桃子老师)”的幼儿园老师将其发到网上的(2023年4月24日),引起许多网友点赞,但还谈不上普遍的关注;真正引起普遍关注的是4月28日,一个武汉的网络账号为“音乐老师花开富贵”的黄老师也发布了教念这首儿歌的视频,一下引爆网络、冲上热搜,真正“火”了。点赞的、留言的、转发的、打赏的、评论的、起哄的、“吃瓜”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更有甚者,是各行各业不同

年龄层次的都开始模仿,开始了自己的“挖呀挖呀挖”。

在黑黑的地底下挖呀挖呀挖,修长长的地铁,连接千万家

在手机里面刷呀刷刷呀刷,把挣来的money全给骗子花;在电脑里面押呀押呀押,挣的钱都打了水漂还要被我抓。

在深深的地底,挖呀挖呀挖,打开亿万年恐龙之门,看看恐龙有多大

在深深的水井里,挖呀挖呀挖。挖到一只青蛙,正在往上爬。白天爬上三尺整,晚上退下二尺八。

就在整个网络“挖”声震天的时候,不和谐的声音也悄悄开始出现了;最初是有人在网络上发了一张据说是黄老师的素颜照片,看上去和视频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再就是有人说黄老师本就是做网络的,后面有一个团队,去幼儿园上课是兼职工作;还有人说在爆红后的几天时间里,打赏已经达到200万;更有人说黄老师爆红以后,已经辞去

收稿日期:2024-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儿童文学源流论”(21FZWA011)

作者简介:吴其南(1945—),男,浙江安吉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幼儿园的工作,专业作网络去了……这些说法一时真假难辨。黄老师一方也有澄清、说明,但网暴依然不绝。在更多的网友那儿,“挖呀挖”的游戏依然热火朝天地进行,形成点赞和网暴互相激扬的场面。

2023年5月中旬,央视发表了一篇对黄老师的采访报道,算是给黄老师一个说明的机会。她说她就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但平时也作网络直播,团队就是自己的家人。视频引起关注以后,有人打赏但绝对没有网络传说的那样多。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遭到网暴。解释没人听,就和家人一起到北京旅游了。没有辞职的打算,回去后还会继续做自己喜爱的幼儿园工作。

按说,事情到此也该大致结束了。但事发近3个星期后,湖北随州等地举行文旅推广活动,黄老师作为正火热的网络红人,也被邀请参加。活动期间许多照片发到网上,这一下让人们直接看到了黄老师的真颜。多少坐实了黄老师没有原视频中漂亮的传言,于是一片叹惋之声。刚好这时网络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更吸引人眼球的“大瓜”,许多网民又一窝蜂地跑那边看热闹去了,“挖呀挖”的声音终于弱了下来。一看日历,此时已近六一儿童节。劳动节和儿童节、成人和儿童,原来真的并不是很遥远。

一、成人的儿童化

一首本属儿童的歌曲却在成人世界中爆红,没有征兆,没有来由,完全无厘头。本来视频的场景发生在幼儿园,本该有幼儿跟着老师念儿歌的声音,但画面中只有老师而无孩子。在随后的进程中,孩子也很少出现。在一场以儿歌、儿童、幼儿园、幼儿园老师为关键词的活动中,儿童元素基本缺席,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是网络的常态。能引爆网络、引发许许多多网民关注并参与的事,只能是那些和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兴趣相近但又多半不属于儿童自己的事。尼尔·波兹曼说,电视是为且只为12岁儿童的智力准备的^{[2]141}。小视频更是如此。《小小花园》是一个与儿童有关的话题,但消费这个话题的并不是儿童。

《小小花园》爆火的参与者的真正主体是成人。不是一般的成人,而是儿童化的成人。这种“儿童化的成人”,在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中早有论述: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

为“成人化的儿童”。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2]141}。

从《小小花园》爆红到退场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儿童化成人及其文化的一些主要特点。首先,这个群体是一个因大众传媒而结成的文化共同体,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电子传媒为中介连接起来的在网络中存在的松散聚合体。这个共同体是实在的,也是虚拟的;是近在眼前的,也是远在天边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极有现实力量的。大众传媒——在《小小花园》中就是短视频——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因为其产生于信息时代,有极快和极广域的传播力,一个消息、一段短视频,都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传遍整个网络。关键还在于这种传播方式较易把握,因为其是以“看”和“听”为主要特征的。视听不需要专门的训练。这当然也和传播的对象是儿歌、是一个教念儿歌的场景直接相关。《小小花园》就是作为一首儿歌,其实并算不得是一件好作品。这首儿歌语言浅显,内容直白,韵律也很简单,但节奏感强,非常好把握和记忆,几乎一听就会,听一遍就能记住。特别是再加上年轻漂亮的女教师颇具生动性和亲和力的表演,与大众的生活节奏、情感节奏相吻合,再加之某些偶然因素,如节日里很多人闲得无聊想找点刺激看些热闹等,一个引爆网络的“大瓜”就这样产生了。

其次,儿童化成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将这个共同体连接起来的纽带是趣味、娱乐。本来,一个发生在幼儿班的教学场景是很难进入娱乐圈的,更不用说冲上热搜了。《小小花园》走红以后,有人探究其原因,说现在的成人生活都很累,内心是涌动着返回童年的冲动,《小小花园》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这种观点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精神返乡是一种从故乡走出来的人的情绪,站在高处远处回望故乡、回望童年,欣慰中有一种失落的感伤,是一种非常个人化、非常诗化、非常有深度的情愫,和网络上的集体情绪、大众情绪是不相容的。其实,波兹曼早就发现,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教育早就被娱乐化了。杭州、武汉两位教师将教学场景发到网上,本身就是冲着热搜去的。儿童生活、儿童文化、儿童文学讲求趣味,喜欢听故事,喜欢看热闹,喜欢搞怪,喜欢稀奇古怪的人物和事物,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事件最具娱乐性,最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儿童化的成人也是如此。初看,《小小花园》并不

搞怪,也不是以搞笑为特征的,而应该说它是从“美”开始的。为什么杭州桃子老师的视频没有爆红而武汉黄老师的视频爆红了?除了一些有意识的操作外,更主要的是黄老师更显得年轻漂亮、更具有活力,教念儿歌也更生动、活泼,符合广大网友对此类视频的心理期待。为什么引来那么多人围观?为什么那么多人出钱打赏?这可能和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有关,更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潜意识有关。黄老师暨《小小花园》视频后来被关注热度的减弱,让一些人“大失所望”,也和黄老师在文旅宣传视频中再出镜时,人们发现女主并不像原来视频中那样漂亮有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儿童化成人这一群体的兴奋点和儿童不同,但追求兴奋突出娱乐的追求是一样的。这从叙事艺术上也表现出来。大众文化潮流常常起因于某些偶然因素,发展趋向也缺乏逻辑,但也不是全无规律。《小小花园》这波流量大潮由一首儿歌引起,很快达至高潮,但要将高潮维持下去,仅靠原来的文本内容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于是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挖”,或曰“扒”,也就是揭露所谓的内幕:女主是摆拍的啦,女主不像视频上那么漂亮啦……前面的叙事是“起”“承”,这就是“转”。转是出现反面因素,于是有矛盾、有冲突,互相激扬,波澜起伏,一波三折,将叙事从表象推向“深层”,显得有“厚度”。不过这之后未必有“合”。看热闹容易疲劳,没有新料了,或出现另外的新“瓜”了,看热闹的人如鲁迅的《示众》所描写的那样,马上呼啦啦地转向别的“瓜”了。最终使得《小小花园》带来的这一波网络流量没有结果,没有真相,但是在后真相时代,没有结果就是结果,没有真相就是真相。

最后,儿童化的趣味也是很容易被引导的。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大众化情绪喜欢求新求异,喜欢赶时髦、追潮流,一窝蜂地捧这个,一窝蜂地摔那个,一旦成为趋势、潮流,常不受约束。《小小花园》火爆的最初一段时间的表现就有这种特点。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类情形的出现及其发展运行常常是有迹可循的。这类情形表现出来的潮流很新,潮流下面河床却常常很旧。赶时髦也是随大流,别人怎样说我也怎样说,别人怎样做我也怎样做,别人怎样与众不同我也怎样与众不同。没理性,不过脑子,这就给别人的有意识地引导、带节奏提供了机会。谁带节奏?具体行动的常常是一些所谓的网红、大咖。在《小小花园》

这一次爆红的过程中,人们一开始就怀疑武汉黄老师后面有一个团队。事实证明,这个团队虽然没有传说的那么大,但其实是存在的。即是说,黄老师一方发表此视频一开始就有引爆网络的动机。后来有人发掘出这个团队,扒出一些所谓的秘密,显然也是想带节奏。而文旅局长请黄老师宣传本地,则显然也是想利用其名人效应,使潮流为自己所用,只是弄巧成拙,没取得好的效果而已。至于一些评论者,显然也有蹭流量的愿望。有的想出名,有的想捞钱,更多的可能是想二者都沾。在网络时代,活得最明白、最能利益最大化的常常就是这些人。而一些人受了潮流的影响,大把地往里面砸钱、打赏网红,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只是犯傻了,别人想拦也拦不住。

补充一点,从上述内容人们不难看到,这儿所说的成人儿童化和传统美学所说的“有童心的成人”是完全不同的。有童心的成人不是大众而是小众;不是大批有着成人的身躯却只有儿童识见、儿童文化能力的人,而是少数像儿童一样单纯、美好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说生活中完全没有,但主要是一个美学概念。

二、为什么说成人儿童化也是一种进步

把五一劳动节过成了六一儿童节,明明是大人却变成了孩子,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如果包含了必然因素,如何理解其原因并作出评价?

一首儿歌和一个教念儿歌的视频在劳动节前后走红,自然是偶然。出现这一现象,却包含了必然的因素。为什么突然出现儿童化的成人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波兹曼说,在现代社会,除了婴儿和老人,其余都是儿童化的成人^{[2]141}。这有些夸张,但确实确实也说出了这个群体在短时间内突然膨胀起来的事实。这个群体出现的具体时间,西方大概是在20世纪的中后期,在中国则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媒介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是近年国家层面推行的义务教育使许许多多的人脱掉文盲的帽子、走进文化人的行列。此外,也在于人们有关儿童/成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谈儿童、成人、儿童和成人的关系,多是将儿童和成人作为两个有较大差别的群体对立起来,在比较中谈他们的特点,更多的是在成人的否定意义上谈儿童。这种谈论方式明显具有从生物学出发的印迹。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儿童也

好,成人也罢,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从文化概念中辨析儿童、成人以及儿童和成人的关系,这种二元并置的谈论方式多少有些简单了。笔者倾向于从文化上将人群分为“文盲—儿童—成人”三个层次,在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次组成的系统中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文盲”(部分成人和部分儿童)是基本没有文化的,获得和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口语;“儿童”是有些文化但又不是很多的人;“成人”则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人。其中“儿童”又分为一般的儿童和儿童化的成年人两个亚群体。前者是文化意义上的儿童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儿童,后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儿童,在生物学意义上却是成年人。

放在这个系统中,儿童化成人的进步意义便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儿童”是比较居中的存在,其特点既在和完全意义上的“成人”相比,也在和文盲即完全没有文化的部分成人和儿童的相比中显现出来,特别是后者。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盲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是非常高的(20世纪初还超过90%),直到20世纪下半叶,文盲率才得以大幅度降低。这些人都去哪儿了?绝大部分都加入到了“文化儿童”的行列,所以使得“儿童化成人”这个群体急剧地膨胀起来,加之大众传媒被普遍使用,他们不仅能听能看,而且能写能建公众号能发朋友圈,这些人把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审美需求在网络上公开地展示出来。将这种情况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变,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文化问题并不仅仅只是读多少书、识多少字的问题。文化在很大意义上也表现着人的情感、修养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特别是人们在审美上的趣味。“儿童”的审美趣味是文化较低的群体的趣味,在大众传媒时代,这个“儿童”还包含了较特殊、较具时代特色的含义:它表现的主要是都市市民阶层的能力和趣味,如突出身体、追求快感、赶时髦、找刺激等。表现在《小小花园》爆红的过程中,就是对美女、对别人隐私的关注,有某种窥淫倾向。这一倾向谈不上多美好,但和人的低层次快感相连。关键还在于,这种低层次的、带动物性的审美需求,不仅存在于浅文化层次的人群中,而是在所有人的心理中都具有的一个层次。在大众传媒时代,除了婴儿和老人,所有人都是儿童化的成人。不仅“儿童”这个群体急剧膨胀,而且整个社会的较低层次的欲望、心理都凸显出来,从原

来的被压制状态走到前台,且一发而不可收。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小花园》的爆红,即使有些粗俗,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成人儿童化的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了。

三、成人儿童化的负面效应

按理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仅许多人摘去文盲的帽子,有文化的人大幅度地增加了,从具有较少文化的人到具有较多文化的人也相应大幅度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原来的几个层次及其顺序并没有改变,但整体的文化能力、审美能力作为系统整体就应该向前推进、向上提高了。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其文化、审美能力都非20世纪可以比拟的了。但是,从《小小花园》爆红的例子看,社会最高层次的文化能力、审美水平的变化却不是很明显,甚至有些倒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应该说,前面说到的推动文化大众化的两个原因——“儿童”群体的膨胀和人们内心“本我”的凸显——都在起作用。儿童化的成人多了,他们的声音可以传播出来了,人多势众,所以能形成声势。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原因:在大众传媒日益风行的情况下,人们的本我被凸显出来了。在“儿童”群体的人们中,本我在人格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本来就比较,有表达的机会,表现出来的自然主要是接近本我的东西,如娱乐、身体、赶时髦之类;即使是文化层次偏高的精英阶层,人格结构中也有着本我的层次。在大众传媒时代,有了外面的环境,这个被压抑的本我层次很容易显现出来。何况,社会的审美水平和社会的文化水平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成正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人所属的群体也极大地扩展了,但主要是操作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能手,在审美领域,在情感、情趣领域,却未必有多大的进步或者是多高的水平。何况,审美、文学艺术等,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属于业余时间的活动,本来就属于娱乐消遣,追求轻松、乐趣,玩个梗,取个乐,是很自然的事。网红们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于是想着法子找一些能耸动人心的话题,呼风唤雨,推波助澜。

如果仅仅如此,虽然文化环境不理想,但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碍。真正可怕的是此长彼消:随着大众文化走向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占领了舞台,精英文化被排挤到边缘。在前现代

时期,文盲比现在多得多,属于文化精英的人很少,但整个文化的导向完全是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控制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印刷技术有了大的发展,但普罗大众还是无法将自己文化需求表达出来,即使面向都市市民的通俗文学,也是处在文化的底层,直到大众传媒时代来临了,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众不只是看者、听者、读者,很多时候还成为了创作者。一条信息、一段视频,你转我转大家转,不一定升值但扩大了影响。这是有人类有文化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漫长的古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往往结合得较为紧密。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大众传媒时代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知识精英强调人,强调个体,强调个性,从人、从个体个性的角度来反观社会,加上知识分子内部中操作性知识分子和人文性知识分子的分裂,人文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大幅度减弱,越来越被排挤到边缘了。倒是大众文化的拥趸人数众多,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在《小小花园》爆红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大众文化也是分层次和位面的。不同的层次和位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最具大众化文化特征的活动就是娱乐和消遣。这些大众文化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和儿童生活、儿童文化、儿童文学的启蒙精神是非常不一致,甚至是不相容的。而现在,一个儿童化的成人社会正将它们推送到我们的面前。

四、成人儿童化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从较为积极的方面说,儿童文学和儿童化成人的文学面对的都是有些文化但水平又不很高的受众,在文学需求、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必定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地方,如浅近、通俗,喜欢讲故事,喜欢用非生活本身形式创造的艺术形象,喜欢用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段,喜欢宏大叙事,喜欢道德说教,重空间甚于时间,等等。当这些大众化的文学或类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形成一种氛围、一种环境,出现许许多多类儿童文学的作品,就增大了儿童对艺术作品的选择空间,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题材和范例,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小小花园》的火爆,特别是其爆红后出现的许多仿作,谈不上有多么优秀,但在大众传媒时代,最受欢迎的常常就是这一类东西,这是

真正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不能不重视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类视频的爆红对儿童、儿童文学带来的影响又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学与儿童文化、儿童文学在内在精神、发展趋向上是非常不同的。大众文学主要的目的是娱乐、游戏、玩梗、狂欢,甚至在狂欢中宣泄某些与身体、欲望相近的内容,属于视听快餐一类,缺少一个向上的精神维度,而这种向上的精神维度却是儿童文学中最需要展示的东西。粗看,儿童文学也较浅,但像一条山涧、一条小溪,虽浅但清静、明亮,有无穷尽的前进的動力,有目标,就是远方的大江、大海。缺乏引导和约束的大众文化却像一个渺无涯际的沼泽地,不仅浅浊,而且杂乱,虽然有时也能给人宽广浩渺的遐想,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没有前进的原动力,往往只能在相同的水平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重复,与儿童文学的启蒙精神是对立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文化会影响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就在很多方面与大众文化相同、相通的儿童文学,也就很难不受其影响了。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文学想要成功突围何其难也。

人是社会环境的核心,当社会环境被儿童化以后,本来还是儿童的人如何“长大成人”呢?但社会环境也是可以进一步划分的。儿童主要生活在家庭和学校两个场景中,尤其是后者。“儿童”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教育而生成的。现在,儿童的教育内容也随着现代传媒的改变而发生了许多改变,但作为一个生成儿童教育的场景——学校依然和社会中的其他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开来。儿童在学校学习的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延续着。仅看现在的语文教材中的选文,很多仍是古典诗词,先秦、唐宋散文;即使现当代文学作品,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也多是安徒生童话、冰心散文、曹文轩的小说等,大体仍属于精英文化的范围,这就在儿童生活、学生生活、学校和当代普通大众间建立起一道看不见的墙,在一定程度上将大众文化的潮流挡在外面(有人极力反对这道墙,提倡学校社会化,笔者却认为这道墙有必要存在的)。不是说大众文化全部不好,只是在学校,人类发展中最优秀的文化仍旧是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不能保证从所有经过学校教育的人不会变成儿童化的成人,但多少会让人看到,精神领域中有这么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吸引着人们,即

使处身沙漠、旷野、沼泽,也能时时惦念着远方。

回到《小小花园》爆红的事件上来。这件事与其说值得欢呼、庆祝,不如说值得我们警惕。在大众传媒时代,儿童的成长和儿童文学的发展,变得太容易了,也变得更难了。到处是儿歌,到处是童话,到处是游戏,到处是娱乐,到处是儿童化的成人,连整个环境都有亦真亦幻、充满童话色彩的性质,但这种情况是会促使儿童的精神世界得到真正的成长,还是最后走向儿童化的成人呢?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也许太悲观了。当然大众文化不是完全负面的,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消解保守文化的作用。在当今的大众传媒时代,我们应加强网络空间的话语引导,“话语引导对于整合不同利益主体、消弥重大分歧、传导和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具有先导性和前提性”^[3]。儿童文学可以从大

众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在精神领域的层面上,儿童文学需要与大众文化拉开距离。成长是儿童文学永恒的基本主题,向上是儿童文学的天然维度,一旦失去这个维度,就会陷入大众文化的泥沼,被大众文化所收编。在大众传媒时代,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儿童文学的意义也正是题中之义。而这,正是每一个严肃的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 马新智. 花园种花[EB/OL]. (2023-12-13)[2023-12-24]. <http://kugou.com/mixsong/9ko6at60.htm/?frombaidu>.
- [2]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M]. 吴燕莲,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3] 张敏.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创新浅议[J]. 学海,2003(2).

Influence of Adults' Childishnes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On Deep Factors of *Digging and Digging* Going Rival

WU Qi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2023, a video of a kindergarten teacher teaching the children's song *Digging and Digging* went viral on the Internet, and it was not children but adult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trend,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group of "kidults". It was temporarily connected by the Internet. The bond that connected these people was mainly fun, entertainment, and physical pleasure. This group seemed invisible but powerful, unruly and easy to be guided. In the past, peopl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ultural levels: illiterate people, "children" (people who were educated but not highly educated), and adult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illiteracy rate has greatly reduced. Illiterate people have become "kidults", which is a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progress. After the "kidults" have become a large group, they reflect their aesthetic taste on the Internet, form a trend, eve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rend, sometimes make culture develop in a vulgar direction, and lead to the fall of social cultural highland, 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Growing up" is to change from a person with no or less education to a literate person. Children cannot "grow up" i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not healthy. Therefore, for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Digging and Digging* going viral on the Internet is not worthy of praise, but on the contrary, we need to be vigilant.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network literature; adults' childishness

(责任编辑 雪 箫; 实习编辑 秦瑛迪)